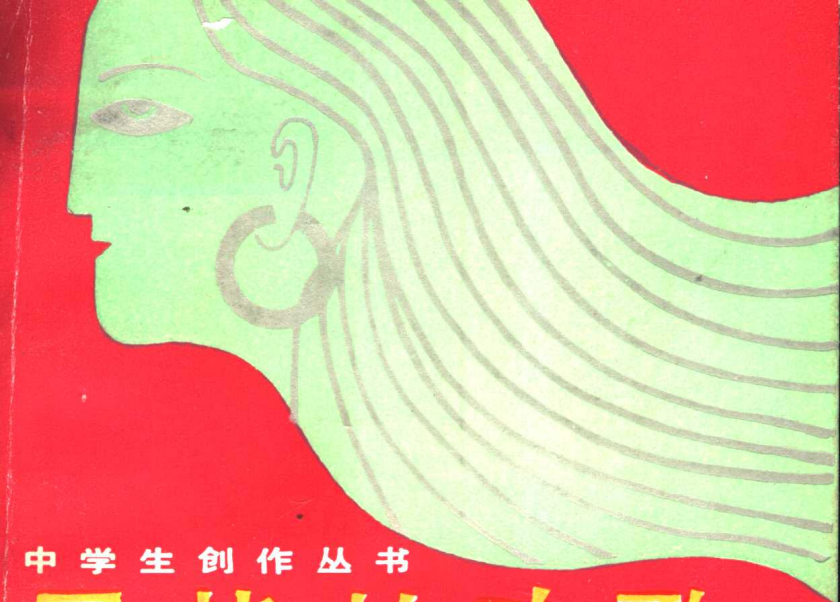




中学生创作丛书

寻找的欢歌

一位女中学生记者的经历

王 蕤 著

接力出版社

中学生创作丛书

寻找的欢歌

一位女中学生记者的经历

王 蕤 著

接力出版社

寻找的欢歌

王 蕤 著

接力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6.25印张 88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2,001—7,000册

ISBN 7-80581-146-6/1·53(儿)

定价: 1.70元

自序

黄昏，一个背着画满小画的书包的小女孩，吹着口哨漫步夕阳里。太阳周围有一圈五彩小鸟环绕，而她仍是一个人用鞋底与地面交谈。那语言，只有影子明白。这是我了。

关在家里对着镜子大跳DISCO，拿着记者证和门卫争吵，和个体户侃大山，这也是我了。

王蕤，女，十四岁发表第一篇文章。对《红楼梦》及曹霁甚有兴趣。爱鲁迅、泰戈尔、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喜行游、吃零食、打网球、听苏芮的歌。极欣赏箜篌、大提琴、古琴独奏、古朴粗犷富于色彩的美术作品。喜欢生命之源、感觉这两个词。白天常戴着耳机，坐在遐想美的空间里幻想，夜里有做不完

的梦。最大的快乐是大考后洗个痛快澡，雨夜中弹琴或大跳一曲。

幻想过当画家、演员，永远属于灵智与感情的世界。

一个落花时节，我穿着无领长裙疯狂向外跑。我发现生命里铭刻着一句光灵话：智慧的痛苦。在无人的地方，狂叫，发呆，在地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凝视着不见尽头的路，泪滚了下来。那第一次冰冷的泪啊！

“不要说是孤独、寂寞，不要说是少女的消沉、伤感、迷茫、无助吧！我只是觉得梦醒了无路可走，只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永恒的蔚蓝。”

一阵风吹过，抬起含泪的双眼，那时我的耳机里正响着英文歌《Yesterday Once More》，梵·高的向日葵又一次涌现在我的每一细胞。

就这样，文学以一种优柔的执著，向我走来了。从此生命里又有了这么一片景象。

一盆淡花，一杯清茶，一轮皓月，一曲英文歌，一支纯蓝水的钢笔，一个女孩子蘸着蓝天的泪编织着她的梦想与蔷薇。

王 葵

目 录

自序.....	(1)
小记者与大记者	
——我与孟晓云的故事.....	(3)
台北来的女作家	
——采访琼瑶札记.....	(11)
正月初一访费翔.....	(16)
全新的声音塑造全新的《红楼梦》风格	
——访作曲家王立平.....	(21)
跳出生命的精彩	
——访陶金.....	(24)
采访“卡卡”她们.....	(29)
海峡两岸同歌唱	
——访台湾三歌星.....	(37)
生活的艺术	

——访著名漫画家方成…………… (51)

变异世界

——我在工读学校看到的…………… (59)

夏天的国王…………… (77)

夏天的故事…………… (81)

夏天的经历…………… (85)

夏天的回归…………… (90)

夏天的记忆…………… (94)

再见吧，夏天…………… (102)

生命的召唤…………… (115)

失走季节…………… (119)

雪天的迷失…………… (122)

在灵智与感情的世界里

——作家与小女孩…………… (125)

流泪的臭香蕉…………… (135)

面具…………… (137)

泪又岂止点点滴滴…………… (142)

一个星期六的中午…………… (145)

雨 粒…………… (148)

智慧的痛苦

——少女王蕤印象之一……………孙云晓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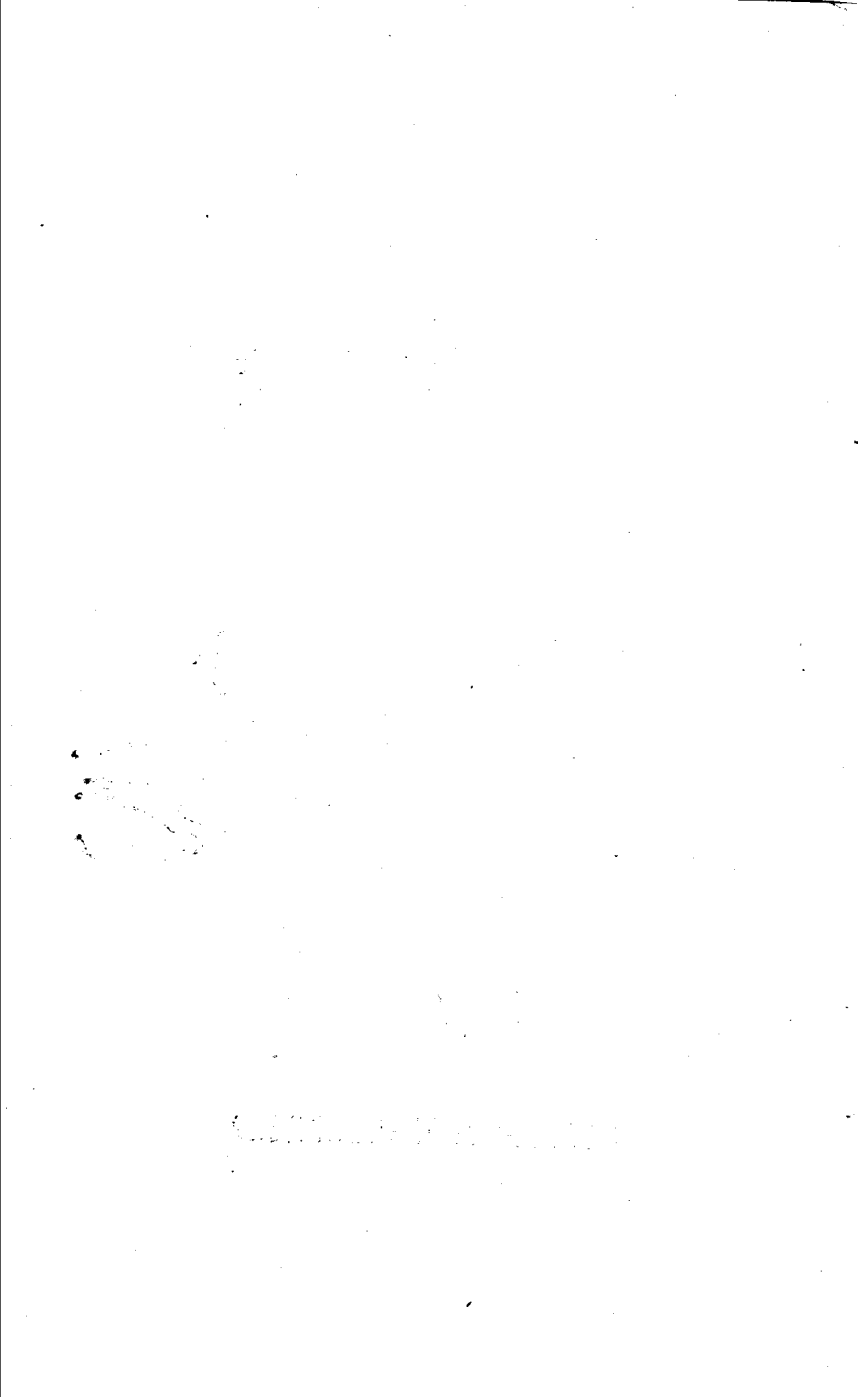
爱也疯狂，恨也疯狂

- 少女王蕤印象之二……………孙云晓 (165)
- 关于生命与艺术的对话
- 费学锋致王蕤……………费学锋 (184)
- 关于生命与艺术的对话
- 王蕤致费学锋……………王 蕤 (187)
- 夏天在我们心中
- 短篇小说《再见吧，夏天》
- 读后……………石一宁 (191)

寻找的欢歌



我的寻找是灵魂的跋涉



小记者与大记者

——我与孟晓云的故事

孟老师：

文章里称呼用你，不用您了。省心。

说来也有些意思，你家和我家楼挨楼、窗对窗地住了几年，我们却没见过面。

暑假在北戴河天天和你儿子孟果一起赶海，我和你在一餐厅吃饭，却没相识。

你去学通社做报告，那天的我突然病得死去活来。

我姐的同班同学，我的不少好友，很多成了你得奖作品《多思的年华》中的人物。那么多活动，我和你都参加了；那么多朋友，我们都熟识，我们又离得这么近，有缘？无缘？真的，我们无缘还是有缘？

有一天，我收到了你一封信，要见我。那时正是你的中学生三部曲反响最强烈的时候。我没和你联系。

陈韬（《多思的年华》中孟扬原型）问我：“你怎么不找她聊聊？”

“又不是去追男朋友，急什么？”当时的我正迷打网球、吹泡泡糖，便没正经地说。

“真要同她聊起来，你就会象追男朋友一样不愿离开她了。”他走了。

我吹了个大泡泡，望了他一眼，又继续打网球了。

一个凄清寒凉的夜晚，外面飘着雪花，我从舞会出来，腿上还套着花花的护腿，手上还戴着霹雳手套，便敲响了你的房门。

美术 ● 文森特 ● 梵 · 高

我唤你孟老师，而你的爱窝又何尝不是一个美丽的梦呢？

房间是太宽敞了，两口人四间房。房间是太豪华了，现代化的设备，应有尽有。而让我

感受最深的则是那浓浓的艺术味。来到了你的写作室，那挂毯、盆景、木雕，古朴、粗犷。书橱里的古玩、漫画、小玩意儿、画盘都梦也似的静静望着我。它们不说话，不动，可它们却都是有生命力的呀！一墙的书橱，一墙的诗。还有厚厚的地毯，明亮的大玻璃窗，一个大写字台，写字台前挂在墙上的木器、盆花，美丽的台灯，温柔的光线，这是多少写作的人梦寐以求的。这分明是我见过的最舒适、最美丽的家么！

“这全是我一手布置起来的。看那些盘子，都是我画的。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带些玩意。”你抱了一个圆形缎面的靠垫，脱了软软的拖鞋，坐在沙发上自豪地说。

“你的书包。”你说。我低下头，凝视着自己破书包上的组画：鸡心、教堂、橄榄树、荷叶、眼睛……“噢，自习课上没事画的。”我说。

然后我们目光很自然相遇了，相当默契。
你从书橱里取出了珍藏多年的画。

我看着那背后歪歪斜斜地写着孟晓云八岁画、孟晓云十岁画的临摹、速写，觉得心一下

子就同你贴近了。

原来，我们都曾想过考美院附中，而都遭到了家长的反对。最后，你进了当时的北京实



验中学，我以598分进入市二中。但是心里，我们都仍爱画，仍崇拜梵·高。

这位诞生在荷兰土地上的乞丐与富翁，这位生活的落魄者和命运的胜利者，这位在调色板和画布上为世界创造出黄金钻石

的智者和疯子，他的真诚、热烈、痴情、朴实、疯狂，就象一尊雕像供奉在我和你心灵的殿堂上。

Break Dance

“怎么，喜欢跳 break dance?” 你看着我的打扮问。

“俗人赶时髦，不怎么会跳的。只是喜欢，喜欢看这种用心在跳的舞。”

“我也喜欢。”你说。我知道中年人喜欢霹雳舞的不多，这也许就是那些人和青年人的所谓“代沟”吧！你的心仍和青年人一样，年轻、活泼、开放，“上月出差去天津，采访了霹雳舞大赛冠军，观看了演出，我发觉当男孩子随着‘跳个没完没了’的音乐跳起break时，那么自由，那么忘我，那种境界、那种痴迷，完全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我和你的感觉世界重合了。是的，太吻合了。我和你谈得热烈起来了，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谈。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三连冠，得过那么多次全国好新闻奖的，受中学生喜爱的孟晓云这么随便，这挺好。

做记者的困惑

“谈谈你当了两年记者的感受吧！”噢，对了，我竟忘了这回我们见面的主题。

“谈起当记者，劲立刻就没了一半。用我们学通社社长骆新的话，‘咱这小记者得腿快、嘴甜、脸皮厚，给人家当三孙子’。常常

要奔波、联系、申请、磨嘴皮子，围着别人转，静下来仔细想，总觉得做记者时是另一个人，生活中的才是真正的自己。”

作大记者的你听了小记者一番大侃，也有同感：“是啊！这种感触太好了。我也常因此而烦恼。你们小记者也许感触更深。当记者有时是失去自我的。”

你也有做记者的困惑？属于艺术的孟老师，你为什么没去写诗？有这么一句话：“有些事你并不愿意做，但又必须去做，这就是责任的全部意义。”也许，我们都是为了不负自己那颗心，为了履行那广义的责任……

“做记者，我最珍视的一点便是要不卑不亢。”我说。

“是的。在我的采访中，无论是采访省长，还是名普通中学生，我都一样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东西。”你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人都是平等的么！谁并不比谁高贵。上次我们的记者采访阿兰·德龙，竟被保镖打了。真他妈的！”我越想越气，真想吐口唾沫。

关于中学生，让我们说说

“中学生真是写作的不竭之泉呀！”你感叹道。

“优点不要说了，谈缺点吧。”我说。

“现在的中学生要求于家长、于社会的多一些，而给予社会的却不多。”

你是这样爱我们，了解我们（有多少学生同你连续谈过六、七个小时呢！）理解我们，又同样这样诚恳地批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深深的感谢了。

超越自我

“你现在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我问。

你的回答我记不清了，大概有的我还不
懂，但有一句听得清晰：“超越自我。”当时
我看见你电话机旁的一张照片，你在沙漠中长发飘散的样子。我被震撼了：孟老师，祝福